

郭雪波历经40年积累、六易其稿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青旗·嘎达梅林》，是一部以嘎达梅林及其起义为题材的文学精品。它既继承了对英雄的社会性、政治性、民族性的传统表达，又为嘎达梅林及其起义注入生态意义，进行了深度挖掘与全新的诠释，使这部作品充满现代思想光华，唤起人们对自然、文化、社会、政治生态的多重关注。

作品采用双线性蒙古古长调结构展开情节。前一条主线按嘎达梅林起义前、中、后三个阶段推进，后一条主线循白尔泰追寻“二王爷”、“内人党”与嘎达梅林起义之关系而发展，所索解的是人与自然的依存互动问题。这两条主线间的关系是：它们是两个时代延续的同一个灾难；它们是两代蒙古族英雄群体对同一灾难的生命应对；它们都呼吁结束自然与社会间的恶性互动，并重建它们之间的良好关系。作者在以往“爱国保家、反帝反封建、求解放、争民主自由”之基础上，为嘎达梅林及其起义主题增添了“保护自然生态、维护游牧文明”的新内涵。

在作者看来，一个公平正义、和谐美好的社会，除了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强大的经济基础、民主法治的社会条件，还必须建设全新的生态文明，有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与平等对话，而不是简单地互相代替、粗暴地互相否定。因为，现存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各个文化主体长期适应自然、并互相适应的结果。在郭雪波笔下，生态乃是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的集合体，居基础地位的是自然生态，具重要职能的是文化

一个作家的写作或从事具体作品的创作，其动力有多种，创作情形各不相同——有自我萌发的创作，有被推动的创作，有准备好的创作，有即兴偶发的创作。《青旗·嘎达梅林》的创作显然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写作。对英雄的崇拜使作家不到20岁便踏入嘎达梅林的故乡，从此开始了近40年漫长的积累、思索、酝酿，为搞清嘎达梅林的全部事迹，搞清起义的历史背景、前后过程，以及起义的真正历史和现实意义，郭雪波背着酒壶沿英雄足迹走遍科尔沁草原、大漠，查阅数百万字的资料，尽一切可能采访了几十位能找到的当事人和知情老者，尤其是亲自采访了英雄的堂弟孟山虎、幸存起义战士那顺孟和、刘田仓等，采访笔记就有30多万多字。在此基础上他才敢进入持续的写作，他的创作才会发自内心，把塑造一个真正的英雄形象化为生命的需要。2008年9月13日深夜，作家写完了《青旗·嘎达梅林》最后一个字，他“仰望长空大哭了一场。这是长达40年的求索和还愿”。把创作自觉地作为使命，进行不懈的求索与坚守，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浮躁、追求速度和效益的时代是尤其值得珍视的。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蒙古民族有两个人物是同样伟大的，一个是贵为帝王的成吉思汗，一个是平民英雄嘎达梅林。成吉思汗被历史学家代代书写，嘎达梅林则得到各种文艺形式的传扬——长篇叙事诗、民歌、交响音乐、小说、影视剧——关于嘎达梅林形象的塑造一直没有停止过，郭雪波的两卷本《青旗·嘎达梅林》以其扎实的积累、饱蘸激情的写作，以自己的生命之笔、激情之笔，很好地处理了一个重大题材，为嘎达梅林题材文艺创作增添了新的亮色，汇入了为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写史立传的浩江河。作为游牧民族的重要代表，蒙古族是崇拜大自然的民族，它的生存发展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同时，蒙古族也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受自己父亲对民族英雄吟唱的影响，郭雪波从18岁便开始萌动写嘎达梅林的念头。随着采访的深入，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作家渐渐地把嘎达梅林的壮举与保卫草原、保卫蒙古族的生活方式以及捍卫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联系在一起，与文学前辈们对嘎达梅林的写作不一样，作品从多个不同的侧面丰富了英雄的形象，给当代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少新鲜经验。

郭雪波是个民族身份意识和环保意识同样强烈的蒙古族作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环保、动物、大自然具有与他生命一样的价值，无论是他的长篇小说《银狐》《狼孩》《红绿盘》，还是他的小说《沙狐》《沙狼》《大漠魂》等，流淌着他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植物、对动物，对大自然深刻关切的拳拳之心。郭雪波所书写的嘎达梅林是与我

《青旗·嘎达梅林》的生态意义

□白庚胜

生态，发挥基本功能的是社会生态，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生态。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维系着主客体的存在，构成我们所生存的整个世界。假如其中一环生变，尤其是一旦自然生态受创，建筑在其基础上的整个生态大厦将全部坍塌。

小说《青旗·嘎达梅林》用科尔沁草原从“绿草长得比人高，骏马跑得风一样快”，“风不吹、草不动，牛羊躺在草尖上长膘”，到退化、碱化、沙化，直至发生多年不见绿草的黑驴追逐治沙专家并吞食其草绿色衣物，最后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十二大沙地，揭示了20世纪两次政治动荡、社会失序、文化缺范、全球化冲突导致当地环境恶化并加剧了自然与人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付出巨大生态代价的根本原因。

可以看出，科尔沁草原在民国初年遭受的破坏主要来自外部力量的残酷掠夺、无情侵略，以及来自内部以达王、韩舍为首的的利益集团的无耻出卖。而发生于“文革”期间强行推广“以粮为纲”的盲目开垦，则主要源于思想认识问题，即不懂得尊重生物多样性及文化多样性，一味以农业思维代替牧业思维、以农业文明否定游牧文明，致嘎达梅林等英雄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达尔罕草原残片

遭受彻底毁弃，甚至连英雄们曾经跃入冰水壮烈牺牲的乌力吉木仁河，都因开渠筑库引水农灌而完全干涸，使追求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精神饱受重创，并在几十年后与伴随着“工业化”污染而来的“以钱为纲”相合流，造成空前的环境破坏、生态挑战、生存危机。

可怕的是有的人、尤其是有的干部在“文革”之后仍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延续旧思维，推脱责任，不能拨乱反正、重整河山。可见，治沙必先治愚，治愚必先改变观念。可以说，恢复生态之本质意义乃是人的精神重建，即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尊重规律，善待自然，善用自然，而不是狂妄地吹嘘“人定胜天”。

科尔沁沙化虽然由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相冲突造成，但就全球范围而言，自然环境恶化的终极性杀手还是以工业文明为内核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说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只造成对自然环境与自然生态的局部破坏，并尚可修复，那么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则是全面的、彻底的、全球性的。它从外太空至海底、地下无所不至，从采集狩猎文化至游牧农耕文明都难以避免。无节制的利益追求正在吞噬着所有的海洋、草原、林地、田野，并摧毁一座座建筑在其基础之上的精神家园。这表明，以工业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其本质

上是反自然、反生态的。在其背景下的所谓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保护、以人为中心的生态保护，以及所谓名目繁多的环境保护行动只能治标不治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不但只能延长耗费地球资源的时间，而且还将本国的环境危机通过跨国公司、国际金融转移到境外，将环境代价及生态灾难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使环境灾难日益国际化、全球化。这正是嘎达梅林及其起义必然归于失败、王治安书记与王复光教授等的治沙事业艰难道重的原因所在。

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要保护自然、改善环境，惟一的出路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致力于建设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二度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尊重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尊重文化多样性与文明互补性，杜绝无节制掠夺自然与无止境地追逐利润，坚持低碳、无公害生产，坚持无污染、绿色消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改变思路、调整结构、转换模式，让社会发展繁荣更全面、更协调、更可持续。

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标，我们必须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包括总结萨满教尊重自然万物的思想观念，边防边治、边护边建，再造秀美河山，不使嘎达梅林等英雄的鲜血白流，让白尔泰、老那头、德吉、奥拉坦等所祈求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愿望成为现实。

这是弥散在郭雪波长篇小说《青旗·嘎达梅林》中的生态意识以及小说给读者的启发。

发言摘要

何建明

我和郭雪波很早就认识了，我个人认为他有两大贡献，一是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独立的追求，对于人与自然，对于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始终给予最勇敢、最直接的文学关注。在这方面他也是贡献最大的作家，这在文学界有目共睹。再一个就是他对自己本民族深厚的感情，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蒙古民族的生存依赖于草原，中国农耕社会是主体，包括现在也有把草原开垦成农田的事例，这确实是不对的。电影、电视、音乐都对嘎达梅林这个人物有过表现，但郭雪波几十年来研究嘎达梅林，对这个人物有着自己独到深刻的解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有着纯熟的表达和对自然对人文的深切关怀，《嘎达梅林》是一部史诗般壮美的小说。

雷达

长篇小说《青旗·嘎达梅林》是郭雪波一部重要的作品。多年来，郭雪波关注生态问题，追问生态危机的根本所在，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写出了《沙狐》《银狐》《狼孩》等一系列作品，给人印象深刻。他以生态文学作家名世。生态、环保，日益成为他审美追求的核心。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从青年时代就发下的宏愿，要为本民族伟大的英雄嘎达梅林写一部小说。嘎达梅林武装抗垦，在当时，是针对达王与福晋出卖旗地，强行放垦，首先是为了活下去，所以起义全盛时有上千人。在客观上确实保护了草原。但有生态意识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范畴来谈。生态意识古已有之，人天合一，但现代的生态意识却是从上世纪60年代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开始的。

胡平

小说主题为游牧文明正名，站得住。蒙哥汗于1251年登蒙古大汗宝座时发布登基诏书说：“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索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这样的言辞，在中原农耕文明中，哪一个帝王能够说得出来？难怪有学者慨叹，西方文明的血统来自于游牧文明，只有游牧文明的活力，才能发展出对自由的强烈追求。蒙古族自古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人定胜天的观念是农耕文明观念。小说两条线索并进是成功的，合为史诗，白尔泰的现实构成了史诗的重要部分；结尾，找不到嘎达梅林葬身的河流，科尔沁草原变为沙地，只用了100年，刚好构成史诗。两条线索很近，有大量采访实录，小说人物相对集中而突出，故事跌宕起伏，一气呵成，很好读，是一部厚重的史诗性作品。

叶梅

我认为《青旗·嘎达梅林》是郭雪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怀着对草原对民族的深厚情感，从年轻时就开始对嘎达梅林故事的搜集采访和精心准备，多年之后才创作了这部厚重的长篇小说。他塑造的嘎达梅林来源于历史真实又高于真实，小说以丰沛的笔墨艺术地再现了蒙古民族对草原的热爱、对土地的眷念、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邪恶毫不留情的憎恨。嘎达梅林和他的兄弟们为保卫草原守护家园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酣畅淋漓，感人至深。英雄的时代并没有结束，嘎达梅林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是一面镜子，也是民族精神高扬的旗帜。

李建军

《青旗·嘎达梅林》是当下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作者采取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交汇的结构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写历史、写英雄，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进行了一次深度批判和反思，书写和颂扬了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现在缺乏的，这部小说对我们现在颓唐的畸形的文学有一种冲击矫正的力量。

王山

郭雪波走遍科尔沁草原和大漠，用40年的时间，终于写到了长达70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旗·嘎达梅林》。作者为何对嘎达梅林这个题材如此投入，是耐人寻味的，也是可以从多角度解读的。当年嘎达梅林率众起义，反抗军阀政府和出卖草原的王爷，保卫的是草原，是牧民的切身利益。这是通常的解读。时至今日，也有人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与冲突、草原的生态环境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说和评价嘎达梅林起义的起因与意义，这都是有道理的。很多人都是从一首辽阔深情的民歌中开始认识和体会嘎达梅林的，这恰恰是一个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嘎达梅林和他的意义的通道。我认为，伴随着历史的流变，嘎达梅林这个当年真实存在过的人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的传奇，他身上汇集起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与精神寄托。《青旗·嘎达梅林》的意义就在于作者成功地以文学的方式记录、表达了蒙古族的美好与不容践踏的尊严，嘎达梅林捍卫的是草原为根本依托的蒙古人的生存方式，对于公平正义的永生追求与向往，对于自由富裕生活的美好憧憬，这才是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而这个英雄的骄傲既是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们国家那段沉痛而悲壮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国时期，张作霖与常住奉天的那木济勒楞王爷商定开垦该旗的大片草原为农耕地，到1928年达尔罕旗四分之三的土地被放垦，牧场缩小，牧民被迫背井离乡，引起当地牧民的普遍不满。嘎达梅林因多次到垦务局反对开垦而屡遭免职。经历了请愿、被捕、营救出狱、起义、嘎达梅林转战于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哲里木盟（今通辽市）一带，1931年4月5日，队伍在今通辽北舍伯勒图附近的新开河被包围歼灭。嘎达梅林战死。这段历史是十分黑暗与沉痛的，由于短视和无知，人们对草原的放垦并未因嘎达梅林的起义而有所停止。《青旗·嘎达梅林》写到的白尔泰从工作以来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一切，触目惊心地告诫人们，不维护自然生态，不充分关注草原荒漠化问题，人类就会得到大自然的惩罚。目前英雄嘎达梅林所在的科尔沁沙地正以每年1.9%的速度在发展，总面积达8000万亩，是中国最大的沙地。而嘎达梅林牺牲的乌力吉木仁河，如今已然变成一条沙沟，如果是今天，被追杀的嘎达梅林连投河的地方也找不到了，现实就是这样的无情。

小说在艺术上进行了很有特点的探索，首先是结构上的“复调”，作品大体以时间为序，但采取的是白尔泰追寻英雄历史与嘎达梅林开展斗争并行，两条线索共同推进、共同发展的结构，一方面是英雄陷入的困难境地，一方面是白尔泰为寻找英雄而进行持续的探索，通过两条线索的展开，通过写历史、写英雄，告诉我们，人类中心主义泛滥，地球生态遭到空前破坏，究其原因其实是人类文化信仰出现了问题，生态危机实质是文化危机，从而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进行了一次富于深度的批判和反思。人们慨叹，倘若当初尊重了嘎达梅林和牧民代表请愿时的意见，也许广袤的科尔沁草原如今就不会被联合国命名为“科尔沁沙地”。北京以及东三省乃至日韩东南亚便不会每年遭受十几次沙尘暴袭击。

郭雪波有着长期的艺术积累，因此在他的小说里能够看到多种艺术手法的纯熟运用，但这些并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在我看来，是他的哲学思考，是他的全球意识。民族题材的文学创作，要扎根自己的民族生活、立足民族的情感表达，但不能仅局限于自己民族生活和情感的反映，一定要能够跳出来、超越自己的民族，要有世界眼光、人类意识的烛照。郭雪波的《青旗·嘎达梅林》就是一部通过嘎达梅林反思人类境遇的作品，是一部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的大书，作家告诉我们，如果人们丧失了敬畏感，撇开了对人类生活方式的珍视，抛弃掉对人类生活环境的珍爱，我们最终将遭到天谴、受到惩罚，因此，这也是一部力透纸背的警示之书。

寻找英雄嘎达梅林

□牛玉秋

阀势力的介入，使得各种利益和动机的交织更加错综复杂。第二，嘎达梅林个人经历复杂。他出身王府兵役户，10岁进贵族子弟学堂读书，15岁进达王府当差，18岁给兵营的汉族教官当翻译，官运顺畅，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军事梅林，很受王公贵族的赏识。虽与革命党人有过接触，但直到牺牲，他也没有进入主流革命队伍。第三，起义队伍目标含混、成员混杂。嘎达梅林起义之前先采取请愿方式，向王爷哭求未果，反遭监禁，又被暗杀，生路断绝，才举起义旗。由于没有长远的政治目标，当出荒招垦在一定范围内被遏制以后，就失去了斗争的方向。义军成员混杂，有不少是土匪投靠，尽管不少土匪也是失地牧民，尽管嘎达梅林也制定了诸如“七不抢，八不吃”的纪律，但由于缺少共同的革命目标，仍难以有效地约束部下。为了在如此复杂的头绪中寻找英雄嘎达梅林，郭雪波艰难地另辟蹊径，可以说，他是从全新意义上开始他的小说跋涉的。他自己承

之“为游牧文明正名”。为此，他给小说设计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嘎达梅林武装起义的始末，另一条是45年后白尔泰挖掘嘎达梅林英雄事迹的艰难路程。为游牧文明正名，其实就是以今天对生态环境的认识重新评价嘎达梅林武装起义的意义。出荒招垦是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侵犯和毁灭，保护草原是在保护一种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原本就是在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适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最佳生存方式。摧毁这种生存方式，就是摧毁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这种生存方式，就是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起义者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认识自己的行动，后来人却能够也应该重新认识历史英雄。白尔泰就是这样的后来人。他的艰难路程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从“农业学大寨”对科尔沁草原生态的进一步破坏开始，从上至科学家教授下到普通牧民治沙的艰辛付出开始，从全社会对生态问题的认识一步步深入开始。对嘎达梅林的重新认识和对生态问题的认识纠结在一起，相向而行，终于相遇。在读者为英雄的悲剧扼腕叹息的同时，更为生态问题的积重难返忧心忡忡。我想，这恐怕就是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吧？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肖惊鸿

以嘎达梅林为题材的艺术创作已有很多。郭雪波的可贵之处在于从有限的史料中还原一个真实的嘎达梅林。立意鲜明，主旨明确，嘎达梅林的起义是为了保护蒙古牧民的草原。改革草原为农田就是撕裂蒙古民族的生活方式，就是割裂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遏制蒙古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小说中描写的一片一片的开满野花的草甸子，和一条一条水流丰沛的河流，在今天已经成为存于文学想象里的远去风景。对这一切，我想，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有着切肤的感受。把文学与生态关联起来，在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上展开文学叙事，是郭雪波的长项。他这部长篇建制恢弘，叙事不落俗套。几十万字的容量传达给我们众多的信息。归于根本，是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上演，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作家深刻挖掘了嘎达梅林作为来自民间的平民英雄，他与当局者矛盾的成因和造反的真正意义。此举具有人类历史的高度。郭雪波在贯穿全书的寻找与想象当中，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活生命体验的足智多谋的民族英雄。嘎达梅林与当权者的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推进了矛盾的进程，最终演变

为揭竿而起。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提示了人与自然相处的奥秘。嘎达梅林，骨子里流淌着蒙古民族不畏强暴、不趋炎附势的一腔热血，他走上反抗的道路成为必然。在

这里，嘎达梅林站立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对弈的历史交汇点上。是历史与现实选择了郭雪波。

英雄是文学作品的精神制高点，塑造英雄人物永远是文学创作的题中之义。郭雪波为写作嘎达梅林坚持40年初衷不改。他的写作为文学伸张了正义。书中两条线并行，主人公白尔泰一直在寻找，寻找与嘎达梅林有关的一切。他要寻找真正的历史的蛛丝马迹，他要还原历史，为英雄正名。在寻找的同时，嘎达梅林的传奇也在向前推进。历史与现实交织，寻找与回忆同步。两条线索互为表里。这种叙事手法，比起单一的嘎达梅林传奇故事，有了更多的历史厚重感和现实的意义。历史与现实相通，英雄惺惺相惜。历史的正义与传承在天地混沌之间实现了巧妙的对接。我认为这是小说中最精彩的两个部分。英雄重义，不舍儿女情长。在对嘎达梅林的刻画中，他与牡丹的心心相印，与兄弟们的生死相依，都是繁杂叙事中的亮色，足以让人洒落一掬热泪。在漫长的寻找英雄的过程中，作为作家的白尔泰经历了无数次磨难，成为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历史见证人。